

# 人民编辑家的赤诚之心与厚道之为

□施战军

文学史上的李季，是拥有《王贵与李香香》《玉门诗抄》《杨高传》以及《生活之歌》《向昆仑》《石油万里从军行》等经典作品的著名诗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功勋卓著的建设者、人民性叙事性新史诗的卓越开创者和民族化大众化新诗风的成功实践者。

报刊编辑史中的李季，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研究对象：1946年4月始任《三边报》社长，在此期间采编整理编选了被誉为“新诗经”的2000首民歌，结集为《顺天游》；1949年初创办《长江文艺》；1962年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75年在此任上为《人民文学》复刊做出了突出贡献；1978年11月至1980年3月任《人民文学》主编，新时

期最初那一波彪炳文学史的力作就发表于这一阶段。

在李季的编辑生涯中，尤为注重发现和热情扶植来自工、农、兵、学、商、林、牧、副、渔等各行各业的基层作者。乐于从群众中发掘创作力量，敏于把握文学与时代的互动，此中佳话和实绩难以备述，例如他对普通海员王家斌的创作给予全过程指导帮助，从而培育呈现出新中国海洋文学的雏形；再比如他亲赴机场对赶往前线的徐怀中喊话组稿，从而以《西线轶事》的发表为标志推动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审美变革……

李季的工作，是信仰信念坚定、人民立场笃定、人生价值恒定的前辈最有宗旨意

识、最为爱岗敬业、最具厚厚诚意的编辑劳动的伟大象征。

我们从文章资料和师长们的讲述中清楚得知，无论在《人民文学》《诗刊》还是在作协领导岗位上，他都尊重规律、体贴同道、呵护人才、暖老温小。李季是个可敬的带头人、可亲的好人。

他以赤诚之心投身火热时代、歌咏劳动奋斗者的人民诗人精神，他以厚道之为营造文学美好氛围、托举新人新作作的人民编辑家风采，必将长久活在后辈心中。如今我们怀着深情纪念他，因为他是“大地和人民之子”（孙犁语），他更是新时代文学家学习的榜样、追望的楷模。

## 大地和人民的诗人

□王久辛

提起诗人李季，我的耳边就会飘扬起陕北高原上那独有的信天游调子，脑海里也会涌现出诗人李季创作的民歌体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和《石油大哥》等一系列作品。在我看来，这两首娴熟运用信天游所作的叙事长诗，完成了主体诗情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不仅在当时构成了语言创新的巅峰，即使在过去了70多年的《王贵与李香香》和过去了近50年的《石油大哥》这两部作品，其文本所概括与包揽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融合，对于时代精神的表现概括与提炼，对于新诗百年后的再创辉煌，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导向性意义。

这两部长诗仍然具有精神的启迪与指引的重要价值。《王贵与李香香》写于1946年，正值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集结一切力量，要消灭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是战争无比残酷的时期。就是在这样异常艰危的环境里，诗人李季在战斗间隙就地取材，运用信天游的形式，写出农村贫苦孩子王贵与李香香在干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一波三折的美好爱情，既残酷危险，又充满浪漫情怀，作品展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坚贞的品格和追求革命向往美好生活的执着，在那些残酷岁月里，一经发表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对鼓舞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仍然能够看到当年年轻人的追求，有着非常可贵的精神指向。而这样的“战地浪漫曲”对于我们当代的年轻人来说，仍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引与照耀的价值，依然光芒四射，极其难得。

李季的创作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地求生活、求思想、求艺术，对我们今天的写作仍具有艺术的启示性。李季的诗歌创作一直坚持不懈地向最底层、最前沿的战斗者、追求者、理想者要写作内容、要思想感情、要精神境界、要表达的艺术手段。从他写的主人公王贵与石油大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心里和眼里，一直都揣着瞄着对着当时战斗在最前沿的先锋人物，所以他能够直接把笔伸向心灵的深处，写出人物动人心魄的精神境界。他写长诗《石油大哥》时，则把主人公当作挚爱的兄长，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情感，是赤诚，是深爱。他以他们的生活为生活，以他们的工作为工作，以他们的渴望为渴望，写作的心跳与石油大哥的脉搏是一个节奏，尤其所用的语言，与“信天游”的调子几乎是原汁原味，所以他能写出至今让人看了仍然有带人感、有感染力的诗篇。魂系于时代先锋人物，把一己之情怀，书写成时代之胸臆。这是非常关键的成功经验。

诗人李季心心念念向民歌民谣俚语要形式要语言要艺术，把中国思维中国语言与中国形式融合在一起，实现真正的中国式表达。尽管新诗是舶来品，注重感觉与精神的形而上表现。但是在我看来，因为根性的土壤与生活习俗的先决因素，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范，不能脱离汉语天然的形象文字的表情达意。而李季一系列民歌体新诗的创作，我以为就是把自己有限的语言储备与思想情感的精力，集中在民歌民谣与民间的俗谚俚语上实现创造性升华。距《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已经76年了，但是那种韵味情味与精气神儿，我以为一点都没有变，它不仅具有文献价值，对我们后人的创作来说，仍然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孙犁曾撰文赞扬李季说：“李季的创作，在文学史上，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这也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它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歌》。这首诗充满激情，鼓舞作家们奔赴大庆。紧接着，中国作家协会就组织了全国几十名著名作家、艺术家组成慰问团，去演出、采访。张光年为团长，李季、赵树理为副团长，李季兼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李季又为宣传大庆油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5年秋，李季在《诗刊》工作期间，华北油田第一口千吨井诞生了。1976年春，冀中平原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会战。李季直奔会战现场，开始创作《石油大哥》，忙碌中心脏病严重了不得不去住院。为了激励自己早日完成这首长诗，他写了《自勉诗》放在日历上，随时提醒自己坚持再坚持：“口含”消心痛”/挥笔画油龙/但求心竭日/油龙腾太空。”

1977年春，病中的李季又去华北油田，采访写作两个月，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红卷》。两首长诗，真实有现场感，石油专业用语和情感表达有浓郁的石油味和时代气息，是中国石油史中很有史料价值的史诗片段，也是唯一用长篇诗歌形式记述的“华北油田创业史诗上下篇”。病中的心脏超负荷运行，近4000行诗，是春蚕吐丝。李季心里在呼喊：“为他们写来为他们唱，为他们喊哑喉咙也甘心！”（《石油万里从军行》）李季完成了长诗《石油万里从军行》，这是李季最后的石油诗。那时，李季已有心脏难以支撑的感觉。他在诗歌的最后写道：“病中遥望大军队/似油煎难出征……我永远石油大军的一个兵/就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将是人有限时曲未终！”

中国石油人的典范、铁人王进喜曾经对作家王以平说：“我愿意做革命的老黄牛，可是做得还不够。你们的李季，才真正是革命的老黄牛。”李季在前，石油文学队伍紧跟在后！

## 人有尽时曲未终

□周明

时间过得真快，李季同志去世已经42年了。作为领导和前辈作家，李季同志给我的影响和帮助太多，印象也是极深的。远去的岁月恍如昨天，他那富于朝气的举止行动和富于感染力的音容笑貌，时时还出现在我眼前，萦绕在我心间。失去他这位亲切、严格的良师益友，对于我是终生的痛惜，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他人虽去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正直的、坦率的、兢兢业业的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精神，而这将是长久的，也是永不会泯灭的。

李季同志的杰出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勤于向民歌学习，不断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王贵与李香香这对典型并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喜爱的人物形象，热情歌颂陕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闹革命的斗争事迹，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创作风格，则是李季同志在诗歌领域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第一个硕果，也难怪茅盾先生称赞《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卓越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说到诗歌，我想起自己的藏书里，有一本绿色封面精装版的《李季诗选》，这本他花了大量心血认真编选的诗集还在印刷的过程中，诗人却不幸溘然长逝。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怀着悼念诗人之深情，临时加进去了作者几帧生平照片，为这本诗集增添了色彩。李季同志不仅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诗人、作家，还是一位善于做领导工作的行家里手。孙犁先生在所写的悼念李季的文章中说：“在作家中，既在创作上有成就，而又擅长做行政领导工作者就推举诗人郭小川和李季。”这无疑是对两位诗人公正的评价，也是不无惋惜的话。

李季同志是我以及更多和我一起成长的老同事们的良师益友。我和李季同时的交集是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后开始的，当时，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连连召集多次编辑部全体会——他叫“神仙会”，要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把刊物办好。他很善于走群众路线，作为领导者，他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集思广益，制定改革方案，采取必要措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李季同志是一位实干家，他有见识、有魄力、有经

## 新诗民族化的杰出探索者

□吴思敬

诗人李季出生于1922年，那是新诗刚刚诞生的年代，此后，他的一生始终与新诗的发展相伴。毫无疑问，新诗的诞生是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无论情感内涵还是外部形态，新诗与古典诗歌都有明显差异，但是民族的心理定式、诗歌文化的固有传统、积淀在中国历代诗人意识与潜意识中的诗歌审美观念的共性成分，使新诗不可能完全摆脱古典诗歌传统。百年来新诗在西方文化影响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冲撞与纠缠中，艰难地行进着。李季就代表了新诗创作中主动向民族文化衔接的倾向，他是新诗民族化的杰出探索者。他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于1946年发表后，得到解放区军民的喜爱，后来又流传到国统区，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好评，被誉为“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过分”（茅盾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经典，《王贵与李香香》在新诗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这里就就李季在《王贵与李香香》中对新诗民族化所做的探索，做一简要的评述。

新诗的民族化，既有内容方面的问题，又有形式方面的问题。从内容方面说，一首诗是否有鲜明的民族性，要看它有没有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包括民族的心理、感情和伦理道德观念。《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诗歌民族化的探索要基于诗人对民族传统的热爱、尊重与认同。李季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农家家庭，从小受到家乡的民间文化熏陶，童年农村文化生活的鲜活记忆，民间艺术的浸润与滋养，正是他选择诗歌民族化道路行进的内在依据。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季参加革命。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1942年冬至1947年，在陕北三边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秘书和地方报编辑。尽管他没有亲自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但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使他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必须扎根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习惯与他们喜欢的文艺形式。这使得他对诗歌民族化的探索更为主动与自觉。诗歌民族化的探索，与诗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的了解，对他

们的文化诉求的熟悉程度有密切关系。出生在农村的李季对家乡的人民本就怀有深切的感情，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使他对农村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一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生动地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壮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从形式方面说，新诗的民族化，就是要在突破古典诗歌拘囿，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诗歌又不同于西方诗歌、既继承民族传统又适当吸收西方诗学合理内涵的全新的现代诗。（这最终要通过构建新的诗歌语言而实现。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当时流行的书面化的、带有翻译体味道的新诗语言之外，找到了一种来自民间、又经过提升的自然清新的诗歌语言，从而对新诗的形式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陕北民歌信天游一般为双句一小节，上句起兴，下句点题，节奏鲜明，语调高亢，粗犷奔放，唱起来回肠荡气，扣人心弦。李季在写作《王贵与李香香》的时候，保持了信天游两句一节的建行，保留并丰富了信天游的比兴手法，前句为起兴或比喻，后句点明意思，在形象的感受中融入了丰富的内涵。诗人对信天游的运用，并没有停留在形式的模仿上，而是根据表达广阔的时代内容的需要，借鉴诗歌述学的理论，对信天游予以改造与提高，这尤其表现在叙述方式的巧妙安排与宏伟结构的精心设计上。诗歌叙述的基本方式为时间叙述与空间叙述。时间叙述便于展示故事的线性发展与因果关系，空间叙述则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展开的共时性叙述，适宜于具体的场景描写或特写镜头的截取。《王贵与李香香》的艺术形式，来自于信天游，但经过了改造与提高，它将鲜明的时代色彩、深厚的革命内涵和质朴的民歌形式融为一体。如今《王贵与李香香》作为新诗经典，已矗立在文学史上。李季通过在《王贵与李香香》写作过程中对新诗民族化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我的父亲李季

□李江夏

少数民族的民歌。

第二、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深入第一线生活，1952年底举家迁往玉门油矿。两年的油矿工作和生活，他走遍了钻井队、采油队、地质队和炼油厂，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石油人，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

第三、父亲一生的文学生涯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和文学组织工作。从20世纪40年代他任三边报社社长，50年代他创办并主编《长江文艺》，70年代主编《诗刊》和《人民文学》。新中国成立以来，父亲成为专业作家，直至他去世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在编辑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业余写作。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工作者，履行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誓言。在文学组织工作方面，父亲多年来联络各国的作家，促进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和了解。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文坛百废待兴，他不顾病痛，投入极其繁杂的文学组织工作中。

父亲57年短暂的一生是充实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竭尽我的全部才能，全部热情，写了，唱了。我没有虚度年华。我没有为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所陶醉，也没有在学习和实践的道路上，故意放慢脚步。”这就是我们的父亲——李季。

## 做属于人民和时代的诗人

□李少君

李季是当代诗歌史上一位代表性的杰出诗人，被誉为“大地和人民之子”（孙犁语）。1946年9月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被认为是诗歌领域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第一个重要成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今天，我们要学习李季积极主动的实践品格和奋发昂扬的革命精神，像李季同志一样，做一个属于人民和时代的诗人（李季语），把握历史主动，努力推动新时代诗歌走向高峰。

学习李季积极主动的实践品格，主要从他对待时代、人民和诗歌艺术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学习：一是积极主动投入时代潮流。李季出生在河南唐河，1938年参加革命，后在太行山八路军任职，受组织派遣到陕北“三边”工作，当过教师、报纸编辑和县政府秘书，主动深入百姓中间，扎根基层，创作出包括《王贵与李香香》在内的大量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主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2年，带着全家老小来到玉门，任玉门油矿宣传部部长兼《石油工人报》社长，参加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创。他创作的《玉门诗抄》，引起广泛反响，年轻一代捧着他的诗集奔赴大西北，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开拓者。李季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开拓者，先后参与创办《长江文艺》并任主编，先后任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职。改革开放后担任过《诗刊》主编、《人民文学》主编。可以说，李季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全身心地积极投身时代的潮流之中。

二是积极主动深入生活，融入人民之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李季就是这一指导方针最主动积极的践行者。李季在“三边”工作时，搜集整理了3000多首“顺天游”（即现在说的“信天游”）。“顺天游”是陕北、晋绥、内蒙古一带广泛流传的民歌形式。由于它的形式自由生动，适于表达、传述人民的生活及情感，因而也特别为人民群众所欢迎。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文艺”深深地打动着我。把这些“顺天游”编选辑录整理出版，以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研究资料，这不仅是一些朋友多次表示过的希望，也是自己多年的心愿。李季的“人民性”尤其体现在其与“顺天游”的关系上，有评论认为：“顺天游”成就了李季，李季也成就了“顺天游”，因为他的收集整理，使“顺天游”这种地方民歌形式传遍了神州大地。

三是积极主动进行诗歌艺术探索和开拓创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到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问题，李季就是最认真负责的创作者。他以诗歌进行具体实践，在整理“顺天游”后，他借鉴其形式，并吸收现代话剧及河南“曲子戏”“鼓儿词”的艺术特点，写出了《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后就引起轰动，被公认为是“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的杰作，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郭沫若称之为人民翻身和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茅盾誉之为卓越的创造，是“民族形式”的史诗。《王贵与李香香》内容的丰富性和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引发了后续大量反响，被改编为豫剧、准剧、说书、电影、秦腔等，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演的第一部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是真正的经典，目前已发行上百个版本，证明其艺术生命的无限魅力。

李季有着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他一心跟党走，永远扎根于人民之中，一直保持着对于时代的艺术敏感，我们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把自己全部献给党的革命建设事业的崇高理想信念，学习他艰苦朴素，埋头苦干，主动开拓积极创作的革命情操，学习他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

## 李季的石油情怀与石油诗

□李玉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什么石油文学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一直坚守正气？因为我们有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有石油文学的奠基人李季。李季开创石油文学就定下了坚守正气这个基调。李季在石油工业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都奔赴油田，用诗歌吹响进军号角。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新中国急需工业的血液，1952年冬天，李季召开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会议，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在武汉主编《长江文艺》的李季，在会上第一个举手报名去玉门油矿”。12月，一家三口去了玉门油矿”。李季担任了油矿宣传部部长兼石油工人报社社长。

李季到玉门的当天就心脏病复发，喘不过气来。但他从来不顾自己的身体，经常穿着老羊皮袄去钻井队，认识了后来成为榜样的铁人王进喜，跟他当学徒、学钻井、晚上住在一起。他在诗歌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老皮袄不分你我/帐篷里卷起莫合烟聊到天明。”石油诗就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油田生活中诞生的。

李季到玉门油矿的第一个春天，《石油工人报》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石油诗《石油河》，让玉门人激动不已，“……炎热时节，它用浑浊的激流/拍打沉默的戈壁/寒冬时，它在厚厚的冰块下面/和砾石做着激烈的争辩……”他描写的是石油河也是石油人。接着李季创作了几十首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短诗和一首长诗《生活之歌》，收进了《玉门诗抄》第一

集。李季还给杨朔、萧三等作家写信，给中国作协写信，提议再来一些作家。接着，杨朔、徐迟、张恨水、闻捷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先后来到玉门，用不同的方式，热情歌颂玉门油矿，这种充满正气的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李季最有名的诗歌是《玉门人》：“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李季写这首诗是1958年，他预感和印证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玉门石油人的作用，成为石油诗的经典，玉门人已把这首诗镌刻在石碑上，永远铭记。1954年、1958年，患有心脏病的李季两次去青海高原的柴达木油田。那片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被外国探险者称为“生命的禁区”。勘探队员在这样的环境里为国家找石油，李季深深地感动了，他写了《柴达木小唱》等诗歌，出版了诗集《心爱的柴达木》。李季的诗歌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来柴达木，影响了几代柴达木石油人。尤其是《柴达木小唱》，成为朗诵、引用的经典。

李季1955年调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繁忙的工作之余，往返于各个油田。仅大庆油田就去了7次。他与满身油泥的王进喜等石油人一起打井，一起吃窝窝头。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写了大量的石油诗。大庆会战时期的1963年12月，中央特地安排，由石油部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给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院校、作协代表团做大庆会战情况报告。朗诵歌般之光在会上朗诵了李季的《石油